

「歐共主義」及其影響

畢英賢

今年四月，西班牙共黨頭子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出版一本書，書名是「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批評蘇聯，鼓吹西班牙、義大利及法國共黨走「歐共主義」道路。自從去夏二十九個歐洲共產黨在東柏林集會之後，「歐共主義」一詞即甚囂塵上。蘇共雖未直接批判，但不斷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為抗衡。起初，西歐主要共黨也未接受這個稱號。今年三月，西共、義共、法共在馬德里集會；會後，他們開始自稱「歐共主義者」。接着，卡里略的書問世，蘇共終於忍無可忍，在「新時代」週刊上發表題為「違反歐洲和平與社會主義利益」的文章，狠狠地批判「歐共主義」。

由於很多人認為，西歐共黨極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參與西歐國家政權，因此「歐共主義」之內容以及由「歐共主義」所引發之爭論格外引起各方面之關注。本文試就這兩個方面加以探討，進而論析其對「共產運動」乃至歐洲政局之可能影響。

「共產運動」與「國際主義」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斯和恩格斯所寫出的最後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①這就說明了共產運動的階級性與國際性。

六十年前，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俄國的臨時政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接着於一九一九年創立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作為推展世界共產運動的工具，總部設在莫斯科。列寧等希望，這個俄共操縱的國際組織將引導世界羣眾步向共產主義。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的宣言說，該組織是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體，其主要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一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〇年該國際之代表大會復確定，「共產國際的宗旨在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武裝鬥爭，竭力推翻國際資產階級，創造一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②。其後，共產國際曾提過「社會主義歐洲合眾國」（一九二六），「世界共產主義體系」（一九

註① 「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五十八年），第一集第六十五頁。

註② 狄格拉斯（Jane Degras）編，「共產國際一九一四—一九三三年文獻」（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一卷第三八、四八頁。

二八)，及「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一九二八)等構想。從這些概念中可以看出，俄國共黨企圖透過共產運動建立一個世界性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換句話說，把「蘇聯」從俄羅斯擴及全球。

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共產情報局成立以強化新的蘇維埃帝國的控制^③。此時，這個帝國包括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而法共與義共却也包括在情報局內。一九五六年共產情報局復被撤銷，而國際共黨陣營的分裂趨向，日益明顯，但是，蘇聯共產黨並沒有放棄追求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遠程目標。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七六)之後不久，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學院國際共產運動部部长梭波立夫(A. I. Sobolev)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改造活動」^④。西方人士把這篇文章稱之為「梭波立夫藍圖」^⑤。本來，蘇共的世界革命藍圖是由列寧本人所擬制，其後因客觀條件改變而歷經修改。但是，根據梭波立夫的意見，世界性的革命已非必要，共產黨人可逐步接管世界。他說，歷史的進程正邁向「世界共產主義文明」。這種武斷的說法恰好顯示出蘇聯的遠程目標，是建立一個以蘇共為中心的共產世界。

建立世界共產體系的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武器就是「國際主義」。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是「共產運動」中，「國際主義」的原始根據。列寧自稱是「民族孤立的反對者」和「國際主義者」^⑥。史達林認為，真正的國際主義承擔了一個「在每一個國家點起革命之火」的責任^⑦。赫魯雪夫在敘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時說，我們不干涉他國的事務，但是我們一如既往要為維護勞動人民而發言，「無產階級團結是我們的權利，從資本家剝削下已獲得解放的人們，對其階級兄弟的命運，不能漠然無視^⑧。」可見，歷來蘇共領袖皆緊抓「國際主義」這個武器，當今的布里茲涅夫自不例外。

按照蘇共所下的定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乃是各國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在「消滅資本主義體制、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鬥爭中」的國際階級統一與團結。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及種族主義勢同水火，難以相容。蘇共進一步說，「忠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是馬列主義的主要原則之一」^⑨。從前述的最後一句中，可以看出，所謂「國際主義」又有「無產階級國際

註③ 屈斯克及芬里(J. F. Trisk and D. D. Finley)，「蘇維埃對外政策」(紐約：麥克米倫公司，一九六八年)，第十三頁。

註④ 梭波立夫(A. I. Sobolev)，「工人階級的革命改造活動」，原載「工人階級與現世界」(俄語)，一九七六年第二期，第三一二十頁。

註⑤ 「情報文摘」(倫敦)，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一頁。

註⑥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十卷第四十三頁。

註⑦ 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語出版社，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第四十三頁。

註⑧ 「國際事務」(英文版月刊)，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第六一七頁。

註⑨ 李亨和斯特羅夫(I. V. Lekhin and M. E. Struve)主編，「簡明政治辭典」(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九)(俄文本)，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條文。

主義」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之分。

概括言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係使用於各國「無產階級」或共產黨的相互關係中；也是蘇共與其他非共產國家共黨的相互關係基礎。在共產國家相互關係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變成了「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根據蘇共的辯解，在「業已步入社會主義道路」的各國間，有一個總的歷史趨向，那就是政治、經濟與精神生活的「國際化」^⑩。例如，在經濟方面，他們要實施經濟一體化與勞動分工。「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要求共產政權利用一切可能「發展」與「強化」「社會主義大家庭」；「無產階級國家主義」則要求「資本主義」國家內之工人階級鬥士（即共產黨人）與主要的「社會主義堡壘」（即蘇聯）相團結^⑪。

實際上，在「國際主義」的原則下，一切共產黨徒皆應為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勝利效勞盡忠，能够這樣做的人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者和革命者。準此推論，凡是共產黨徒皆應該是國際主義者，凡是國際主義者就應該服從蘇共指揮。因此，「歐共主義」就成了「反蘇主義」。

「歐共主義」與「歐共主義者」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在東柏林召開的歐洲共黨會議被視為一些歐洲「民族主義共產黨」的勝利，或稱之為狄托路線的勝利。由於這個事實，出現了「歐共主義」這個名詞。「歐共主義者」係指西歐持獨立路線而不願順從莫斯科的共產黨而言，以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及西班牙共產黨為主。一位美國學者（W. Griffith）給「歐共主義」下了一個較詳細的定義。他說，歐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改革派，與列寧主義相反，它強調由左派勢力的廣泛聯合，通過議會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它尊重人民自由，多黨體系以及輪流執政原則。歐共主義更特別強調，各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受蘇共的節制^⑫。

今年三月二—三日，義共、法共及西共頭子、柏林格（E. Berlinguer）、馬息（G. Marchais）及卡里略在馬德里開會。會前，有人預測這三國共黨可能會發表一個「歐共憲章」；但是，會後祇發表了一個馬德里宣言。該宣言的要點有三：（一）義共、法共表明與西共團結一致，呼籲西班牙政府全面大赦政治犯；（二）重申「歐共」希望多黨社會，尊重民主自由（包括宗教自由、自由商業聯合會、多數統治）；（三）呼籲整體地應用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宣言所標誌的東西和解與人權^⑬。有人把馬德里宣言與美國的「權利典

註⑩ 羅曼柴夫（A. M. Rumiantsev）主編，「科學共產主義」（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九），第一〇六頁。

註⑪ 同前，第二〇六、一〇七頁。

註⑫ 引自：奧卡（Takashi Oka），「歐共主義：木馬計？」，「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元月五日，第十四頁。

註⑬ 甘德曼（J. Gandelman），「歐共路線的出現」，「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三月四日，第一頁。

章」相提並論¹⁴，因此在東歐各國，除了東德外，皆沒有發表宣言之全文。這次會議表面上是表明義共與法共對西共的支持，實際上也象徵着這三個共黨的匯合，以及在匯合中如何處理不同的意見。另一方面，馬德里會議雖然在西歐共黨與東歐共黨間之劃分界線，但並未拆橋。據說，加里略強烈主張在最後宣言中，批評蘇聯及東歐的歧異分子運動；但是，另外兩個共黨，尤其是法共，不願意與莫斯科發生意識形態的對抗。此外，這三個共黨各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因此也難免有相異的立場。

在三個歐共中，義共最大，約有黨員一百七十萬人¹⁵，在大選中的獲票率為百分之三十四，幾乎與基督民主黨（百分之三十八）並駕齊驅；而且後者必須依賴義共的支持才能維持其政權。在冷戰期中，義共屬於鷹派；一九四九年義共頭子陶格里亞特（Totigliatti）猛烈譴責狄托；一九五六年他提出「多中心主義」（Polycentrism），但不包括東歐，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事件中，陶格里亞特贊成蘇聯的鎮壓行動。因此，現在的義共頭子柏林格承認，過去犯過錯，但不會再錯。在經濟方面，義共則較右傾。他們認為，義大利已經有了足夠的國營工業，不再需要「國有化」了。但是，他們反對通貨膨脹，贊成較多的計劃與對需求的保證。相形之下，義共的路線較溫和¹⁶。

法共是西歐國家內另一個較大的共產黨，僅次於義共，黨員約有五十萬人¹⁷。法共亟欲獲得政權，曾與社會主義黨組織左派聯盟，但是競選失敗。法共約擁有法國選票總數的四分之一。預期在一九七八年大選中，左派聯盟可能獲得勝利。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全歐共黨高層會議籌備會上，法共立場曾發生過較明顯的轉變。在此以前，法共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一直支持東德與蘇聯的立場；但在十一月以後，就傾向義共、西共、南斯拉夫共黨與羅馬尼亞共黨的立場。一九七六年春，法共召開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宣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成為法共新轉變的標誌。目前，法共與法國社會黨正在修改「共同執政綱領」，在兩個重大問題上，雙方有不同意見。在「工人自決」問題上，社會主義黨要把私人企業歸工人管理，共產黨却要把它交給國家機構。在國防問題上，雙方皆認為核子打擊力量是必要的；但是法共較傾向華沙公約國的一些主張。例如它主張簽訂不侵略、不首次使用核子武器、非核子中部歐洲等公約¹⁸。相形之下，法共路線比較強硬。

就三個「歐洲共黨」言，西共是小老弟。它在六月中旬的選舉中，雖然表現不佳，但是由於它的黨員紀律嚴格，善於鬥爭，故西共在西班牙的政局中仍然是一個重要因素¹⁹。在卡里略領導下的西共，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反蘇」。他說過：「很多年來，莫斯

註14 戈茲拜羅（J. O. Goldsborough），「馬德里之後的歐共主義」，「外交季刊」（美），一九七七年七月，第八〇一頁。

註15 斯塔爾（R. Starr）主編，「國際共黨事務年鑑——一九七六年」（斯塔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一九七六），「前言」第十五頁。

註16 同註14，第八〇五—八〇七頁。

註17 同註15。

註18 同註14，第八〇八、八一〇頁。

註19 同註13。

科是我們的羅馬。『十月革命』是我們的聖誕節。現在，我們已長大了。愈來愈失去教會的性質②。」

最近，他在「歐共主義與國家」一書中，極力抨擊蘇聯與蘇式共產主義，認為不同的國家有權走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無須皈依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他說，在蘇聯土地上發展起來的這個國家，既不是資本主義（它沒有保護個人財產）；但也不是列寧所想像的那種國家（即工人直接行使權力），因為它「不僅保持着資產階級分子，而且還在蛻變和墮落，有時祇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他指出，史達林死後，蘇聯制度沒有什麼改進，沒有民主化，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同樣的強制，侵入捷克已將它的殘暴特性表露無遺。

在卡里略的「歐共主義與國家」著述中，最主要的還是鼓吹「歐共主義」，呼籲建立泛西歐社會主義，包容西方文化的傳統價值，及聯合一切進步的力量②。

歐共主義顯然已成為掙脫克里姆林宮控制的理論工具，否定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與蘇聯控制下的東歐集團分庭抗禮。發展下去，難免不影響東歐集團的穩定性。基於這些以及其他原因，蘇聯共黨不得不跳出來，公開地批評西共、卡里略及其言論，進而間接批評歐共主義。

蘇共對「歐共主義」的批評

蘇共與歐洲西、法、義三個共產黨的分裂，同一九四八年蘇俄與南斯拉夫共黨的分裂及一九六一年蘇共與中共的分裂一樣，其根源皆在於蘇共執意扮演世界共產運動的領袖角色。在去年東柏林會議中，蘇共雖然承認了各國共黨有權策訂自己的獨立綱領，但它對其他共黨任何偏離莫斯科的言論與活動，一向是不情願容忍的。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時，布里茲涅夫說過，馬列主義者顧慮到整個運動的加強團結，均以「國際主義」的立場處理意見不一致的問題。他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現時代內的重要性，「放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意味着共黨與整個勞工運動喪失了具有威力的、經得起考驗的武器」。最後，他斷言：「維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乃是每一個馬列主義者的神聖職責②。」

蘇共在其代表大會之後，繼續闡述「國際主義」。例如，蘇共理論家、政治局候補委員波諾馬立夫（B. Ponomarev）著文，強

註② 「新聞週刊」（英文），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第十七頁。

註③ 同註②，第八一二頁。

註④ 布里茲涅夫，「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蘇共中央內外政策總結報告」，「消息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四頁。

註⑤ 波諾馬立夫，「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及其意義」，載「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俄文版），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三十頁。

調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國際意義，並解釋說「國際主義」並非「霸權主義」^②。梭波立夫則強調，國際特性與國家特性應作辯證的結合；他並為「資本主義國家世界工人階級運動」擬制戰略，還詳列了八項「民主任務」^③。

蘇共竭力對國際主義的強調未能遏止一些共黨掙脫蘇共以求獨立的傾向。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歐洲共黨會議上，終於出現了所謂「歐共主義」。西方報紙有的認為這種傾向是「共黨的分裂」，有的認為「西方共黨企圖降低與蘇聯的關係並準備與莫斯科決裂」，還有的認為這是「國際主義的末落」^④。對於這些言論，蘇共總括為「反國際主義運動」。自從柏林歐洲共黨會議之後，蘇共一方面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能夠適應不同國家的社會差異^⑤，另一方面則對「歐共主義」本身加以駁斥。

在馬德里會議之前，義共、法共與西共尚沒有自稱為「歐共」。因此，蘇共對待這位概念的邏輯是這樣的：「歐共主義」有不同的含義，故應就不同含義分別對待。蘇共中央國際部副主任查格拉丁（V. Zagladin）曾列舉兩種解釋並一一予以駁斥。第一，這個名詞是美國人，特別是布里辛斯基（Zb. Brzezinski）所提出。按照布氏的理解，可以透過「歐共主義」以打破國際共產運動的統一陣線，並達到反蘇的目的。第二，這個名詞祇是強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共產黨的戰略的相似處，與布里辛斯基的理解完全不同。查格拉丁說，即使按照後一種解釋，這個名詞也不妥當，因為它不能把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共黨包括在內^⑥。此外，義大共利產亦曾提出「新國際主義」^⑦，企圖代替蘇共所標榜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亦為蘇聯共黨所駁斥^⑧。

馬德里會議之後，義共、法共及西共儼然以「歐共主義者」自居，接着卡里略發表「歐共主義與國家」。於是，「歐共主義」具體化了，尤其在西共中間，發散着強烈的反蘇氣味。在這種情形下，蘇共遂作出了全面的、具體的、有目標的抨擊。它所選擇的對象是西共頭目卡里略。作如此選擇的原因，主要是他發表了「歐共主義與國家」；此外，蘇共一向不喜歡卡里略，早就想以親蘇的李斯特（E. Lister）取而代之。蘇共對卡里略的批判發表在「新時代」週刊（一九七七年六月）上，其要點如下^⑨：

按照蘇共的分析，卡里略的書可分為兩部份：（一）論述西歐共黨的戰略與戰術；（二）論述國際現勢、社會主義國家特性及其政策、

註② 梭波立夫，第八、十四—十六頁。

註③ 此三種說法係根據「金融時報」（英）一九七六年元月十二日，「弗蘭福特匯報」（德）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及「世界報」（法）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轉引自「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俄），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第二十一—三十四頁。

註④ 例如，斯蒂匹漢諾夫（YU. Stephanov），「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馬列主義最重要的原則」，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第二十一—三十四頁。

註⑤ 查格拉丁應義大利左派週刊訪問時，作出如此說明，原載 L. Espresso，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號，第三十二—三十三頁。

註⑥ 盧比（Antonio Rubbi）（義共中央委員），「新國際主義」，載「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月刊（俄文），一九七七年第一期，第七六—七九頁。

註⑦ 例如，廖倫得（Ib Nerlund），「為何需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載「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月刊，一九七七年第三期，第五九—六三頁。

註⑧ 「違反歐洲和平與社會主義利益：論西班牙共黨總書記卡里略著『歐共主義與國家』」，載「新時代」週刊，一九七七年第二十期，第九—十三頁。

共產運動的團結與聯合。關於第一點，蘇共暫不作批評；所以蘇共的抨擊以第二點為主。

對「歐共主義」，蘇共提出了三點批判。第一，卡里略本人變了形。在一年前，他否認自己是一個「歐共主義者」；而現在，不僅自稱是「歐共主義者」，而且儼然是「歐共主義」的始祖。他如此做的目的有三：(一)使西歐共黨與東歐共黨國家相對立；(二)醜化現存的社會主義；(三)取銷歐洲共黨共同確定的結論與目標。

其次，「歐共主義」這個概念太狹隘、過份簡化。蘇共說，共產主義祇有一個，那就是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所奠立的「真正的、科學的共產主義」。表面上看，卡里略的書祇是討論不同國家間戰略與戰術的差異；但是進一步讀下去，人們可以發覺，「歐共主義」對創造「聯合的歐洲」可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歐共主義可以把西歐國家與東歐共產國家分別開來，使之相互對立。蘇共認為，歐共主義終將導致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這就是「帝國主義」數十年來的一貫目標。

最後，「歐共主義」與「反蘇主義」有密切關係。此外，蘇共在分析卡里略改變立場的原因時，引用卡里略的語句，諸如：他要「修正國際主義原則」，他屢屢重複稱「國際主義是一個廢物」，而且還要「修正馬列主義理論」。「新時代」的文章特別指出卡里略在書中所說的一句話：「做一個修正主義者也不丟人」。至此，非常明顯，蘇共欲以「修正主義者」的火印加之於卡里略。總括言之，蘇共對卡里略的主要指責是：「歐共主義」可能使世界共產運動分裂。

蘇共文章發表後，在共產世界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支持與反對蘇共的立場者皆表示了意見。保加利亞、捷克、東德及匈牙利支持蘇共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共黨表示，他們無意為「歐共」政策作辯護，但却認為西共有權作自己的決定，不受莫斯科牽制。義大利共黨則認為，蘇聯對卡里略的抨擊，內容錯誤與含糊，把「歐共」的獨立要求解釋為「一種分裂因素」，這是一種誣控。法共認為，在蘇聯的指責中，謾罵代替了對複雜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③①}。

至於西共自己的反應，曾由卡里略以「共產主義不是教會」^{③②}為題發表專文，反擊「新時代」的文章。卡里略在文中說：(一)「新時代」的文章是一個自稱馬克斯主義黨的記者們所捏造的一串謊言。這些老兄們忘記了：國際共產運動不是教會，莫斯科不是羅馬；我們並未尊奉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廳為教廷，容它開除或祝福我們」。(二)蘇共的攻擊實際上幫助西共團結，如果該文發表在選舉之前，西共的選票可能大增。卡里略攻擊蘇共企圖在西班牙建立一個親蘇的共黨。他說，他個人感激蘇共發表此文，因為這至少證實一件事，「西班牙共產黨是一個真正的獨立黨」。

蘇共對西共的攻擊與卡里略對蘇共的還擊，很可能像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一樣，導致東西歐共黨間的緊張情勢。表面上，蘇共的抨擊祇針對西共，實際上則泛指一切「歐共」及獨立共黨（如羅共與南共），因此這些共黨都羣起反攻。

註③① 「紐約時報」新聞分析，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報」譯載，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

註③② 該文原載西班牙左派雜誌（Trinco）；「基督科學箴言報」摘譯，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第八頁。

「歐共主義」的可能影響

「歐共主義」自認是「馬克斯主義」，但排斥蘇共的控制，並願意接受西方議會原則。有人懷疑其真實性，懷疑「歐共」會不會是莫斯科的「木馬計」？儘管他們自稱獨立，甚至反蘇，但是當緊要關頭來臨之時，他們將會傾向蘇聯。簡言之，今天的歐洲共黨之不可信任，正如冷戰期間的歐洲共黨一樣，那時陶格里亞特與托雷茲（Thores）曾公開的說，一旦紅軍進入歐洲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範圍，共產黨人的角色將是與入侵者並肩作戰^③。但是，也有人認為，共黨要想行詐是不可能的^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後盾是人民，而這些人民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蘇情緒。此外，從「新時代」的文章及「獨立」共黨的反應來看，「木馬計」的可能性不大。

由於「歐共」聯盟逐漸形成，當年陶格里亞特所提出的「多中心論」幾乎即將實現。目前，蘇共是一個中心，中共是一個中心，「歐共」將成為另一個中心。蘇共領導的、統一的世界共產運動的夢想在消失中。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共產運動本身的退化；相反的，由於「歐共」的變形以適應不同的環境，業衰退的共產運動可能在新的形式下產生新的發展。

「歐共主義」放棄了布爾什維克黨理論的三大支柱——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及民主集中制，因此擴大了其羣眾基礎，增加了其民族主義色彩，裝飾了其民主外貌。在這種情形下，歐共顯然較之以前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不過，依目前情勢看，沒有一個「歐共」能够藉着選舉，單獨組織政府。甚至在左派聯合政府中，「歐共」也很難成為統治力量。共產黨除非使用武力實在無能力把其主張與政策強加於全國人民。

如果，「歐共」一旦參與政府，對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將是一記沉重的打擊。「歐共」與蘇共在政策路線上乃至戰略與戰術上存有頗大差異，但是在對外政策上，歐共很少攻擊蘇聯。如果歐共，尤其是義共與法共，參加政府後至少產生兩個可能，一是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是繼續參加該組織。例如，一旦義大利退出，勢將使北約在南歐方面形成缺口；其繼續參與將使北約機密難以確保。

歐洲當前的主要政治問題是和解。一般看法，「歐共主義」不致影響和解的進行。可以說，「歐共主義」是和解與赫爾辛基歐安會的果實。姑勿論「歐共主義」究竟對東歐或對北約盟國的利弊如何，但在目前，歐共沒有理由去破壞產生它的溫床。

註③ 戈茲拜羅，「馬德里之後的歐共主義」，「外交季刊」(一九七七)，第八〇四頁。

註④ 賽格瑞(Sergio Segre)，「義大利共黨問題」，「外交季刊」，一九七六年七月。

